



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

明 镇澄 撰
今 苏知 译注



[译文]

宋朝无尽居士张商英,宋哲宗元佑二年二月,梦游五台金刚窟,对金刚窟,他平生耳目没有接触过,心里没有考虑过,醒来后感到十分奇怪。当时,商英正在开封府当推官,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同舍林材中,材中开玩笑说:“天觉大概要到并州当地方官了吧?”这年五月,张商英被任命为河东提点刑狱公事。材中说:“以前的梦应验了,人生事事早已预定,哪里可以逃脱呢。放心地去上任吧。”商英八月到任,十一月就到金刚窟去,验证所见到的,都和梦里所见符合。那时,正赶上天寒地冻,恐怕冰雪封路,住了一宿就出山了。

第二年夏天,五台县有一群盗贼没有抓获,因本职公事前去督促追捕,顺便带领全家来游。六月二十七日到清凉山,清凉寺主僧说:“这里离金阁寺三里远,去年崔提举曾在此处看到过南台金桥圆光。”商英心里默

念:“崔是什么人,我是什么人!”抵达金阁寺时,太阳将要下山,山林漠然没有一点雾霭。僧正省奇来见我,就在山门相见。还没有坐定,南台之侧有白云绵绵密密,好象铺了白毡一样。省奇说:“这是祥云啊,很不容易见到。”于是召集众僧礼诵,希望能及早看到光相。我换过公服,燃香再拜,一拜未起,就见到金桥以及金色相轮,轮内呈深紺青色。我心有犹疑,想:“是不是太阳落山斜射云中,形成的颜色呢?”不一会儿,太阳落山,天已昏黑,山前三道霞光直直升起,于是刚才的疑惑茫然自失了。

二十八日到真容院,住在清辉阁,北台在左面,东台在前面,直对着龙山下枕。金界溪北,浴室之后,就是文殊化现的地方。金界之上,是罗睺足迹堂。知客僧辩说:“此处也有圣灯。过去,有个浙江僧人祈请,圣灯飞现在栏杆之上。”商英于是稽首敬祷。酉时后,龙山出现黄金宝阶。戌时初,北山有个大火



炬。就是辩说的圣灯。瞻拜以后,又出现一盏圣灯。好久,东台龙山罗睺殿左右又各出现一灯,浴室的后面则出现二处大光好象是闪电,金界南溪上出现二灯。亥时后,商英俯视溪上,持灯的形状分明是人。心里就想:“难道是寺里僧人派上人设置了一个大火炬,欺骗我吗?”是时,辩已睡了,就派遣借来的跟班秦愿敲门去诘问。辩回答说:“山上常有蛇虫老虎,那里无人行走,也无人居住。”商英的怀疑还是不能消除。又看到那灯光忽大忽小,忽赤忽白,忽黄忽碧,忽分忽合,照耀着林木。于是就默默自省说:“这是三昧鬼火,民间说是灯罢了。”于是跪下祈告说:“圣境的特殊之处,不是我所能见闻的。凡夫俗子的认识境界,有所限隔,如果不是人间的灯的话,希望能到我面前来。”这样请求了十次,溪上的灯忽然就象红日浴海,腾空而上,放出大光明,渐渐到了阁前时,那灯光收敛成好象大青鸟的嘴衔着圆火珠。商英看到后遍体森凉,好象浑身浇了冰雪。于是就祷告说:“我的疑心彻底没有了。”话刚说完,灯又回到原来的地方,光满溪上。秦愿等人从傍见到的,好象是金色身体曲屈向上。妻孥辈所见的和他们不同:有穿紫袍白领的、有头上梳着螺髻坐着的、有仗剑的、有戴角的。老僧说:“这是金毛飞狮子及天龙八部。”云收之后,又出现大白圆相,好象圆圆的明月。

二十九日到东台,东台有五色祥云出现,有白色圆光从地面跳跃而起,好象车轮旋转。商英写了偈子赞颂说:“云贴西山日出东,一轮明相现云中。修行莫道无捞摸,只恐修行落断空。”接着,大风云雾奔腾蒸涌,好象要推倒山崖,裂开壑口。主台僧说:“巡检大人手下兵丁,刚才拿着肉在锅里烧煮,管不住,希望来日撤去。”

七月初一,辞谢巡检所带兵丁,让他们在北台沉币⁽¹⁾。晚上在中台休息。那时大风不止。四山昏晦,僧正辩等人都大惊失色。台

侧有座古佛殿,商英命令洒扫清除出来,携带家属祈祷礼拜,当时在一起的有:辩、台主僧二人。我指使苍头、虞候二人准备茶酒。二人往北走了几步,中台之顶已经有祥云出现,五彩缤纷。俄而,西北隅豁然开朗,遍布碧琉璃世界,现出万菩萨队仗,宝楼、宝殿、宝山、宝林、宝幢、宝盖、宝台、宝座,天王、罗汉、狮子、香象,森罗布护,说不出的庄严气象。又在真容殿上出现紫气宝盖,宝盖在曲柄上飘扬,文殊师利菩萨骑着狮子,还有七八个尊者,升降游戏,在菩萨左右俯仰。台主开玩笑说:“本台的行者在台上十九年来未见一光一相,愿借大人福力呼唤他们出来让他们也看看。”随即呼唤来行者,也有跟从的卫兵悄悄跟来偷看的。天色渐渐黑下来,北台的山畔有支红炬升起。商英问秦愿:“这里有什么人在烧火?”秦愿拿我的话去问辩,辩又去问台主,台主说:“那地方顽崖巨石,而且大风特别大,什么灯能停呢?必然是圣灯。”瞻礼之后,又出现金灯二盏,隔山谷出现银灯一盏,如烂银色。正碰上沿边安抚郭宗颜派人送信柬来,商英指着灯让来人看,说:“你看见了吗?”说:“看见了。”又说:“替我谢谢安抚。告诉他,刚才正在瞻礼圣灯,大风里不能秉烛,来不及答柬(就不回信了)。”于是再拜敬请,说:“希望出现在我面前”。那灯先西后东,一一如所请。末后,西面的下一盏灯在绀碧光轮中放射大光明而来。东西二灯一时间都到了,从北台到东台十里地,来的时间只在指顾之间,在百步之内,远的是光芒,近的则收摄,好比是白玉雕琢的大宝碗内贮着火珠,明润一色。拜起之际,灯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在这时,台上的人,生发了希有的想望,殷勤致礼,请接连再来。夜漏将过子时,寒冻彻骨,拜辞下山。东灯消失了,二灯渐渐暗淡。商英说:“我已经准备告辞,瞻仰之心什么时候才能释怀呢?”这话刚说完,在一个绀色轮中三灯同时出现,有如



东方的心宿。绀轮之外,红焰满山。这一夕大风一直刮到第二天,昏霾如此。商英大声说:“昨夜中台所见,那样奇特,今天我要往西台,菩萨难道违背我吗?”走到香山,庆云已经罩上台顶。沉幣完后,见到的还和初见时一样,只是没有琉璃世界。于是,游玉华寺与寿宁寺。回到真容院,郭宗颜以及代州通判吴君偈、五台知县张之才、都巡检使刘进宝、甲司勾当公事陈聿,各自因为本职之事都来聚集。商英以所见告诉他们。虽然人人都称叹不已,揣测他们的心事知道,他们的想法也和商英当初一样,会说:“这只是传闻而已。”这一夜,清辉阁前再现金灯,和初到时一样。派人告诉郭、吴等人都来同观,浴室后的松树上,忽然现出一群灯,好象连珠。诸君各自叩额再拜。一会儿,光隐众散。罗睺殿侧现出大白光如流星一样,只有浴室后的松林里白气朦胧,过半夜后才停息。

七月初三,郭、吴按察东寨,张之才回了县城。这天也是大昏霾的天气。商英和陈聿以及兴善监镇曹谓,晚上登梵仙山,曹谓说:“昨夜听说金灯出现,我在大人的房后面见到。”陈聿问说:“你所看到的灯是在什么地方?”曹谓说:“在空中。”陈聿叩头说:“圣哉圣哉!我从高处看,好象在溪上。你从下向上看,好象在空中。”商英自认为连日来所求无不应,因此大声说:“我为三君祈请五色祥云。”随即起身更换衣服,再拜默祷。俄而,西南角上天色鲜廓,庆云氤氲,紫气盘绕。商英说:“紫气之下必有圣贤,请二君虔诚严肃,就可见到灵迹。”过了很久,宫殿楼阁,诸菩萨化现出没。商英又祷告说:“希望见到队列仪仗,让这两个人见一见。”话刚说完,立马布成行列。二人只有嗟叹而已。天将暮时,正要离开,看的中间失去了化现的所在。二君说:“圣哉圣哉!如果是借助云气而出现,应该隐隐灭灭,哪里能突然无影无踪呢?”这一夜又住在清辉阁,心想:“明天就要出山,宝

灯能为我再出现吗?”抽开插关,打开窗户,则看到金界南溪上已出现大光炬,浴室后面有三盏灯东西相贯,起在松树梢上,合为一盏。光明照耀,冉冉由东山麓而向南行,停在树林尽头溪磧之上,放大白光,非云非雾。良久,光中出现两盏宝灯,一盏灯向南飞,与金界溪上四灯会集;而罗睺足迹殿及龙山之侧两灯一时间同时出现。商英随即发誓说:“我如果曾是文殊师利眷属的话,希望更见到希奇之相。”话刚完,两灯挥耀交舞好多次。商英看到这件事,发下大誓愿:“终我这一生,要学无边佛法。所有的邪淫、杀生、妄语、倒见及诸恶念永灭不生;一念若差,愿在在处处菩萨给予鉴护。”于是,南北两灯黄光白焰,前昂后低,腾空到了面前。这时是半夜时分,各自回到本处休息。天亮后,商英先至罗睺足迹殿,见那里屋宇残弊,心想一定要在以后的日子里修好。这一夜,足迹殿所现的灯光尤其异常。就拿三万钱付给僧正奇,让他负责修建。

七月初四到佛光寺。主僧绍全说:“这是解脱禅师的道场。碑与龕还存在。”于是阅读碑中所载:“解脱自解脱,文殊自文殊”之语,喟然叹息说:“真是大丈夫啊。”写了偈子赞颂:“圣凡路上绝纤痕,解脱文殊各自论。东土西天无着处,佛光山下一龕存。”天已晚,寺前面庆云出现,紫润成蕊。问绍全说:“此寺很有灵迹吗?是什么因什么缘出现这种瑞气呢?”绍全说:“听说皇祐中曾经有过圣灯。”商英说:“确实有的话,我一定会请来。”问请的地方,他说:“在南岭。”到晚上,虔诚祈请,岭中果然出现银灯一盏,岭岫出现金灯两盏,但比之真容院所见还是差了些。

七月初五到秘魔岩,距离十里,就看到从台顶有白气一道,直贯岩头。岩前出现文殊骑狮子像。到了后,天色晦暗,很感失望。有个代州圆果院僧人继哲,在山的阳坡处结庐阅《大藏经》,不下山已经三年了。就到他



的庐里去看,问他居住山上这么久了,见过些什么圣迹呢?继哲说:“三年前,岩上的岩门开了,有褐衣、黄衣、紫衣三个僧人倚门而立,过了段时间又闭上了;还听说山崖间有圣灯。但继哲没有见过。”继哲于是说:“这样晦暗的天色,难道是贫道住庵无状,致使大人你空来空去吗?虽然如此,希望得到你的一篇诗文,以光耀岩穴。”于是指着岩壁写一首诗偈:“阅尽龙宫五百函,三年不下秘魔岩。须知别有安身处,脱却娘生鹞臭衫。”写完偈子,出庵望见岩口有金色祥云,光彩夺目,菩萨乘坐青毛狮子入于云间。我说:“今天傍晚大有胜事,必不空来也。”岩崖百仞,嵯峨壁立,率妻小家人面朝东望崖再拜敬请。逡巡,两盏金灯,现于赤崖间。呼叫主僧来看。夜漏初下,跟从的兵丁还未睡觉,听到我们举家欢呼,人人都仰首看到了,一时间喧哗盈庭。金灯出现了七次才隐去。虔诚祈请数刻时间,崖面象漆染一样。主僧说:“圣境是单独为大人出现的,岂能与吏卒共有。”等会儿,夜深人定后,主僧用过来报告说:“左右兵丁们都睡了,现在可以再祈请了。”于是商英更衣俯伏,虔诚更甚于初请。忽然,在崖左出现等身高的白光,文殊菩萨立在光中,象这样出现了三次。商英见到以前从未见过的,就发下大誓愿,高声说:“我如果在往昔真是菩萨中眷属的话,再乞请出现殊异之相。”话刚完,两盏大金灯照耀崖石。商英又大声说:“如果菩萨以像季之法付嘱商英护持的话,希望再一次示现。”话说完,放出两道光来,亮如闪电,一盏大金灯,照耀在崖前,流到松树梢头。

于是,十等主僧及其徒众请求说:“《华严经》说:‘东北方有座清凉山,从自古以来,诸菩萨住在其中。现在,有位菩萨,名叫文殊师利,与他的眷属一万人住在里面,经常演说佛法。’就在我们这座山中,众菩萨或游或住不知过去几千劫了。从汉明帝、后魏、北齐、

隋、唐至于五代,历朝历代,兴建寺院,十分豪华。我大宋太宗皇帝扫平北汉刘氏,就下旨让主管部门减免五台山寺院的租税,其后四朝也都无不继承先帝的做法。近来,因为边防副职建议收复荒旷的土地,所以使得我圣境山林成为土丘,开荒伐树,使山顶失去植被,龙神的窟宅暴露于外。我们五台山的寺庙十残八九,僧众成为乞丐,流散到四方。这样一来,我师文殊之教,不久就会磨灭。如今张大人与我师有大因缘,见到这样的希有之相,应该写文章记载下来,流传下去,让后世之人相信佛法,用来传承文殊菩萨付嘱的愿望。”商英说:“谢谢大家,这话说得多么艰难啊。人之所以为人,眼之于色、耳之于声、鼻之于香、舌之于味、体之于触、意之于法,普通人不能超出这六点。现在,你们佛圣的书上说:‘色而非色也,声而非声也,香而非香也,味而非味也,触而非触也,法而非法也。’这些道理都是绝对不同于世间的所见、所闻、所觉、所知的,那些终身周旋在世间的,(看了我的记载)不以为是妖,也以为是怪。而且我想,只要自己相信就够了,哪里能让天下以及后世都相信呢?”不久后,郭宗颜、吴君偶寄信来,说:“我们托大人你的福,能够看到非凡的事情。自古以来的传说中的,见也没有见过,如今都得到应验,应该有所记述,拿来让后人相信。”商英三思后回答说:“拿圣人来告诉凡人,拿静寂来告诉喧哗,拿玄妙来告诉粗陋,拿智慧来告诉愚蠢,拿真理来告诉无知,拿通畅来告诉闭塞,拿光明来告诉黑暗,拿洪大来告诉纤小,因为界域所限,不能相知,秉受不同,不能相及,好比阿修罗王能手撼须弥山,而蝼蚁不能举一粒芥籽;迦楼罗王七日能走遍四天下,而鸱鸺不能飞到八尺一丈。商英不是不愿意说,害怕的是说了没有好处呀。”有人说:“你曾听说过,唐朝的法照和尚在大历中入化竹林寺,顾虑人们产生怀疑讪谤,不敢妄传,忽



然见到一个神僧对他说：‘你所见到的，是台山真境界，为什么不如实记下来普示众生，做一个大功德呢？’如今你是要躲避怀疑诽谤呢？还是做一次大功德呢？即使传给一百个人相信的只有一个，传给一千个相信的只有十个，传给一万个相信的只有一百个；那一百个相信的中间有一个实行的，也足以拿来破邪宗，扶正法，何况有一百人能实行起来呢？”商英说：“多么好的一个比喻啊，我一句话涉及虚妄，将会在百千亿劫中沦落进恶趣之中。”于是慎重记下来，拿来附在《清凉传》后面。

这一年八月，《传》写成后，派人用锦囊包裹了一本，附带疏文一篇，于八月二十八日，送到真容院文殊像前表白。疏文说：“昨者亲诣台山，获瞻圣像，慈悲赴感，殊胜现前。庆云纷郁于虚空，宝焰荧煌于岩谷。阿僧祇之队仗，不可说之圣贤。大风昏霾，愈彰瑞相；赤壁峭崖，更示真身。商英直以见闻，述成记传，庶流通于沙界，或诱掖于信心。使知我清凉宝山，眷属万人，常在金色世界，天龙八部之同居。叩梵宇以赞明，冀导师之证察。”

僧正省奇召集僧众八十余人读完疏文后，菩萨殿里忽然出现金灯四十余盏。商英听到后，思念仰望更加急切，于是自塑圣像，趁十一月出巡按察民众的机会，于初八日，送像到菩萨顶真容院，供奉发愿，其文曰：“一切处金色世界，真智无方；东北方清凉宝山，幻缘有在。无方，则一尘不立；有在，则三界同瞻。是以投体归依，雨泪悲抑。伏念：商英昔在普光殿内，或于大觉城东，一念差殊，四生流浪，出没于三千刹土，缠绵于十二根尘。以往善因，值今胜事。荷刹那之方便，开无始之光明。揣俗垢之已深，恐慢幢之犹在。托之土偶，明此愿轮。三界空而我性亦空，孰幻孰妄？十方幻而我形亦幻，何异何同？伏愿菩萨，摄入悲宫，接归智殿，起信足于妙峰山

顶，资辩河于阿耨池中。誓终分段之身，更显希奇之作。”

读完愿文，殿内现出金灯三盏。天下大雪，雪停后，五色祥云遍空。到傍晚时，清辉阁前、罗睺殿左右现出银灯十四盏，黄嵬岭上现大白光三道。第二天，五色云从辰时到申时，一直盘绕着不散。夜里又下起了雪，商英祝告说：“昨天所现的银灯光焰微细，与六七月时所见的的不相符合，难道是商英有什么邪恶所招致？还是圣贤的变化也有春夏秋冬的不同？曾听说诸佛诸大菩萨身上的佛光遮蔽映照，魔宫也好像墨聚起来那样黑，如果随着季节不同有小有大，那么一部大藏教就是虚假妄言。”说过这话，阁前雪中现出以前所见大金光三道。商英就踊跃拜辞说：“大雪现灯，不是我所请求的。”下令打开菩萨殿取纸墨，将刚才所见到的续写在后面。开殿以后，爱慕不能自己，又祝告说：“我在本路为官，倘若不被罢免，明年五六月就可以再来一次。很想再一次瞻仰光相，满足愿望后再离开。”过了好大一阵，在阁前又现出大金光四道。

第二年夏六月，因为并州大旱无雨，到五台山祈雨，顺便安奉罗睺菩萨圣像。乙巳日的早晨，到中天阁，东南林麓忽然变成金色，有青色赤色的光竖直而起，鲜明夺目，过了一个时辰后才隐去。太阳落山时登清凉山，看到菩萨骑狮子之像的五色异气。丙午日到真容院，以足够的威仪迎接所要安置的罗睺像。快到寺门前的时候，报告消息的人说：“殿里的灯将要现了。”在拜谒菩萨，瞻仰圣容以后，菩萨头顶上的宝盖忽然明朗起来。主殿僧说：“这个大殿里幡盖无数，掩蔽十分稠密，而顶盖最高最隐秘，看也看不清楚，如今灿烂成这样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这天傍晚，东台到罗睺殿左右，现出十余盏大金灯，上下往来，有的以时辰移动，有的以时刻移动，有的好长时间才移动。丁未日，到



菩萨像前告白说：“《华严经》里，有世尊八处放光表法，现在这光如果是法性所本有的无相之光，那么看不到，商英也不会怀疑；如果是诸佛果德圆满之光，让人可以看到，那么希望能够示现。”于是，顶上宝盖忽然通明，从孔洞的缝隙里流着光，向四处迸射。一会儿，襟领间、如意间都各放宝光，烨烨闪动。又在殿前现出金莲花叶，灯焰交辉，开合无数。这时，远近僧俗有上千人云集，叫他们都来看，众人欢呼震动，感动得流下眼泪，各各叹息着说：“从无始以来，我们的罪孽深重，请从今日开始，改正过去，修行来生。”

戊申日，到中台时，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四围之山已经黯黑。忽然有道异气横跨北台，山好象被一道白光刻划，那道光有十丈长。众人欢呼说：“银桥出现了。”商英说：“不是，这只是白银阶道，圣贤出游时脚下所走的路。”一会儿，现出宝灯一盏，分为二盏。此时，有游方僧十数人已回到台上的屋子里睡下了，叫他们出来看，众僧跪在地上叩头念佛。商英说：“此处还应该有三盏灯。”各各谛观良久，三灯一齐出现。商英取出《续传》指给他们看，说：“我去年所写的，好象东方宿，难道是妄语吗？”

己酉这天，太原金判钱景山和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邵壘，来东台会合。而这时，商英已回到真容院。于是，派人去招呼二人回来，二人说：“刚才已在东台见到圆光、摄身光，但是没有看见圣灯。”这天晚上，就给二君祈请圣灯，让他们观看。庚戌这天，住在佛寺。祥云异气，缤纷无数。辛亥日去秘魔岩。在离秘魔岩三里远的地方，有道直光出现。到秘魔岩后，那里的卢舍那佛面门放光，照耀满殿。初夜时，在层崖间现出大金灯五盏。第二天出岩时，在空中现出金桥一架，此桥不依山谷，不依云气，不借助日光，横空出现，黄润如真金颜色。呜呼，在出生处出生，在入灭处入灭，如果不是大幻善巧方便，又

谁能做到这种地步呢？这次出行，既然是因为天旱祈雨，在山上三次祈祷三次应验，但都是很短一会儿时间，就雨住云收。癸丑这天，回到代州，大雨下了整整一天，将要干枯的禾苗变为丰收的年景。商英就将此事向皇帝奏告。大略云：

“臣近以本路亢旱，躬诣五台山文殊像前及五龙池，祈求雨泽，昼夜所接灵光宝焰、殊形异相，赫奕显耀，莫可名状。是时，四方僧俗千余人，同共瞻睹，欢呼之声震动山谷。已而，时雨大降，弥覆数州。臣之始往，草木萎悴，农夫愁叹。及其归也，木麻莽菽，青绿生动。村落讴歌，指俟大稔。此盖朝廷有道，众圣垂佑。有司推行诏条，布之于名山异境，其应如响。勘会五台山十寺，旧管四十二庄，太宗皇帝平晋之后，悉蠲租赋，以示崇奉。比因边臣谩昧朝廷“其地为山荒”，遂擅夺其良田三百余顷，招置弓箭手一百余户。因此逐寺词讼不息，僧徒分散，寺宇隳摧。臣累见状，乞给还，终未蒙省察。臣窃以六合之外，盖有不可致诘之事。彼化人者，岂规以土田得失为成与亏？但昔人施之为福田，后人取之养乡兵，于理疑若未安。欲乞下本路勘会，如臣所见所陈，别无不实，即乞检会累奏，早赐施行。”这一年得到圣旨，把田地还给了寺院。虽然这样，那菩萨大士以十方三界为一毗卢遮那座体，而商英以区区数百顷田产来亵渎他。这志趣也实在太小太低了，不也可叹吗？

朽庵曰：“梦中说梦，梦中唤醒熟睡人。光外寻光，光外识得本来性。这是张天觉公，想拿文殊大觉之道，使后世未信未及之徒觉醒，期望成为等觉妙觉的人。吁！继张商英游清凉山的人，能不能笃信而觉悟，踏上先觉者的芳踪呢。”

有人说，大士本来既圣且灵，哪里能单为张商英一个人从心所祷，就马上显应的呢？这肯定是张商英自己好事而自己编造



的。我说：“张商英参兜率参得高兴，曾经触翻脚踏的凳床，他眼空佛祖，见识超出常人，岂是那种以幻相萦惑于世的区区之人！这或许是他将与文殊菩萨有夙缘的相会契合？或许是他德重垢薄，所以容易得到这些显应？这必然是有他的真知灼见，所以不得已而形于言的，实在不能拿凡情迷识来窥测。”

宋祁阳太守傅其瓘传：宋元祐间，傅其瓘守祁阳。一夕，梦五塔凌空，其色绀碧，紫衣数十，列拜于前，瓘亦从之，瞻望久之。既觉，则以为思虑所致，耳目未接之境，现乎精神矣。默而志之。无何，张无尽行部过郡，以所撰《清凉记》出示，瓘览之，窃以为诞焉。是岁五月，迁副綬之任，假道五台。既登绝顶，天气晴明，凉飈吹衣，极目千里，了无片云，命僧礼诵祈瑞，竟日无睹。瓘谓德明长老曰：“僧不诚乎？圣不灵乎？久祈无应，何也？”明曰：“昔者文王作，而鸾凤仪，仲尼兴，而麒麟至，天地祯祥，必待其人而兆也。且夫大人者，信己而后信民，况大圣乎？公心且疑，而欲希灵瑞，则误矣。”瓘承诲大惭，忏悔不已。乃与僚友二人，齐心肃容，冥祈圣应。移时，夕阳落山，晚云横谷，望台东畔，则有圆光。人之徘徊舞蹈，皆现其中。瓘以为云日相映而现，数不为奇。至夜，魂清不寐，星河湛湛，夜景寥寥，共十余僧，经行台上，相与长跪，礼诵佛名经未讫，有大月轮光，现于石上，咫尺之间，从者未之见也，移时乃隐，余以是而谛信焉。即命刻石于叶斗之阳，以示后之君子，知余读圣贤书，言不自欺也。

[译文]

宋哲宗元祐年间，傅其瓘守祁阳。一天晚上，梦见五塔凌空，塔的颜色是天青色，有穿紫衣的数十人，排列着拜在塔前，傅其瓘也跟着他们拜，瞻仰宝塔很久。醒来后，认为是平时思虑所致，耳目没有接触过的境界，出现在精神里。默默地记着这个梦。没多久，张商英视察工作路过祁阳，拿他所撰的《清

凉记》出来让看，傅其瓘看后，心里认为荒诞。这年五月，降职为副綬去上任，路过五台山。登上绝顶后，天气晴明，凉风吹衣，极目千里，了无片云，命僧人行礼念经祈求祥瑞，一整天什么也没见到。傅其瓘对德明长老说：“是僧人不虔诚吗？是菩萨不灵验吗？长久祈祷没有显应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德明长老说：“古往时文王登基，而鸾凤来仪，仲尼兴起，而麒麟出现，天地的祯祥，必等待到该出现的那个人才有显兆。而且凡大人物，都是先信己而后信民，更何况文殊大圣呢？你心里还存在着怀疑，却希望能见到灵瑞，这就错了。”傅其瓘听到这番教诲十分惭愧，不住忏悔。于是和两个僚友，齐心肃容，默默祈祷大圣显应。过了一个时辰，夕阳落山，晚云横谷，望见台东畔有圆光，人的徘徊舞蹈，都在其中出现。傅其瓘以为是云彩和太阳相映而现，并不奇怪。到夜里，心里清明睡不着，星河湛湛，夜景寥寥，和十余个僧人，行走路经台顶，一齐长跪，礼诵佛名经还没有完，有硕大的月轮光，出现在石头上，就在咫尺之间，跟从的人没有看到，过了一个时辰才消失。（傅其瓘说）：我从这以后才确实相信。随即让在叶斗峰的南面刻碑，拿来告知后世的君子，知道我是读圣贤书的，说话不会自欺欺人。

宋吴兴钱盖传：宋建中靖国元年，吴兴钱盖，受命守河东。六月，自雁门趣定襄，三日，至台山真容院。与乐安任良弼、太原王直方偕。是夕，于法堂前，设香案，祈灵瑞。至子夜，四望黯然，二子怠，曰：“山间城市，一天地也，彼既无灵，此曷独有？”拂袖而起，入室内而寝。盖亦就榻，披衣而坐。俄尔，当轩一灯，其色如银。遽呼二子，其寝已沉。出而视之，阒然无迹。须臾圆光，状若金盘，现于松杪，及三礼而隐。唯余童子，及老衲觉幻同见，诸人皆寝焉。明日告二子，二子色惭自责曰：“某诚不至故尔。”五日，登东台，众皆至



诚,唯睹庆云,变态万状。六日,由北台至中台,烈日无云,相与斋心虔祷。久之,忽尔白云停岫,空澄若水,有大圆光,悬于空际,中有宝座、玉树、芝草之状。任公见树,王公见芝草,盖与童子,三物俱睹。至夜,更肃至诚祷祈,中夜,有黄金桥现于云际,见一狮子,厥色若银,奋迅而过。移时,大风卒起,黑云蔽空。诸子焚香长跪于文殊像前,俱发誓言:“某等而今而后,归命三宝,为护法城,惟文殊大圣,常相摄受。”七日,至真容院,诸子皆倾囊设供,礼谢而去。

[译文]

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,吴兴人钱盖,接受命令守河东。这年六月,从雁门赶往定襄,六月初三,到台山真容院。与乐安人任良弼、太原人王直方同行。这一夜,在真容院法堂前,设置香案,祈求灵瑞。到半夜时,四处望去什么也没有看到,任、王二人等得不耐烦,说:“山里和城里,是同一个天地,城里没有灵异,这里怎么会独有呢?”拂袖而起,回室内睡觉去了。钱盖也到卧榻上披衣而坐。一会儿,当窗一灯,其色如银,急忙呼叫任、王二人,二人睡得已经很沉。钱盖出门去看,静悄悄没有一点痕迹。须臾出现圆光,形状好象金盘,现于松树顶上,等他拜过三次后隐没。只有童子和老衲觉幻与他共同看见,其余人都睡了。第二天把见到的告诉任、王二人,二人面现惭愧自责说:“这是我们诚心不到的缘故吧。”六月初五,登东台,众人都表现出至诚,只看到庆云,变态万状。初六日,从北台到中台,天上烈日无云,共同静心虔祷。很久后,忽然白云停在山洞,空明澄净如水,有一大圆光,悬于空际,圆光中有宝座、玉树、芝草形状。任良弼看见树,王直方看见芝草,钱盖和童子,三件灵物都看到了。到夜里,更深后又至诚祷祈,半夜时,有黄金桥梁在云际出现,看见一只狮子,其色如银,奋迅而过。过了一个时辰,大风突然刮起,黑云蔽

空。众人焚香长跪于文殊像前,都发出誓言:“我们从今往后,归命佛法僧三宝,维护法城,只愿文殊大圣,常常收受我们。”初七日,到真容院,几个人都倾囊布施设供,尽礼拜谢而去。

移刺楚才传:元丞相移刺楚才(1),道号湛然居士,得法于万松老人(2),尝请万松评唱天童(3)颂古,公为之序。其略曰:“佛祖诸师,埋根千丈,机缘百出,随处生苗。天童不合抽枝,万松那堪引蔓。湛然向枝蔓上,更添芒索,穿过寻香逐气者鼻孔,绊倒行玄体妙的脚跟。向去若要脚跟点地,鼻孔撩天,也须向这万葛藤里穿过始得。”其见谛玄谈盖如此。先是,元世祖将西征,有司奏五台等处僧徒有能咒术武略及有膂力者为部兵,扈从西征。楚才止之曰:“释氏之高行者,必守不杀戒,奉慈忍行,故有危身不证鹅珠,守死不拔生草者。法王法令,拳拳奉行,虽死不犯,用之从兵,岂其宜哉?其不循法律者,必无志行,在彼既违佛言,在此岂忠王事,故皆不可以从王师也。”帝从之。大夫萧守中曰:“沙门不征不役,安坐而食,耗国累民,必此类矣,请除之。”楚才曰:“人之生也,万事天定于未生之前,故人力不能加损与夺于既生之后。世有辛苦而饥饿者,有安逸而饱足者,修短苦乐,寿夭穷通,万状不齐,虽孔明之智,项羽之勇,颜回之贤,尼父之圣,亦不能移其毫发。岂彼沙门能穷吾民,耗吾国邦耶?故万物系天,天与则生,天夺则死。沙门亦天地间一物耳,其亦天养之也。天且宥之,子独不容,隘亦甚矣。”守中曰:“释者不自生活,从民乞食,民与则饱,不与则饥,犹乳母之哺赤子,公言天养,不亦谬乎?”楚才曰:“今赤子咽疾,不能下食,母能乳之乎?富贵之家,列鼎而食,一朝疾作,粒米不度,非天命乎?农夫之家,早春耕植,盛暑耘锄,秋未熟,夜霜杀禾,民饥而死。故岁丰民不疾,而后得养,乃天养也。故天之于物,不拣夷狄禽兽,使各遂



其生,各得其养,此其所以为天也。大君子当处心如天可也。今子病斯类而欲除之,恐天将病子而夺之,子将奈何哉!”

注释:

(1)移刺楚才:耶律楚材。辽东丹王突欲之后裔。为万松行秀之法嗣。初姓耶律,后改移刺。字楚材。法讳从源,号湛然居士。十三岁学诗书,十七岁举进士。金贞祐二年(1214),举左右司员外郎。初从京师圣安寺澄参禅,屡蒙许可。及澄老,禀命礼谒万松行秀,参究三年,得其印可。嘉定十六年(1223)五月,行秀依湛然之劝请,撰从容录六卷。翌年,湛然加序而刊行之。曾事元世祖,于世祖欲举兵西征之际,以动兵犯不杀戒非慈忍行而谏止之。淳祐四年歿,世寿五十五。著有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、西游录一卷等

(2)天童:指天神之子。守护佛法之诸天,常以童子形出现于人界,以服侍人类,称为天童。

(3)万松:燕京报恩寺万松行秀禅师,河内人。在荆州净土寺出家,遍参诸处,在大明寺谒雪岩,契悟心印,后回净土寺,构万松轩以自适。金章宗明昌四年(南宋光宗绍熙四年),召师问道,赐锦绮之大僧衣。承安二年,诏师住西山仰山栖隐禅寺。得法者一百二十人,寿八十一。称万松老人,报恩老人。万松是涉于金元两朝之曹洞禅大宗匠。著有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。

[译文]

元朝丞相移刺楚才,道号湛然居士,在万松老人那里得到佛法,曾请万松评唱天童颂古,移刺楚材为他作序。序上大略说:“佛祖的众位师傅,埋根千丈,机缘百出,随处生苗。天童不该去抽枝,不然万松那能去引蔓,而湛然居士又向枝蔓上添刺加绳,这枝蔓绳索穿过寻香逐气的鼻孔,绊倒行玄体妙的脚跟。向前走即使你脚跟点地,鼻孔朝天,也必须从这万条葛藤里穿过才行。”他的见识玄

谈大体就是这样。在此之前,元世祖将要西征,有司奏告说要征五台山等地会咒术有武略以及有臂力的僧人做部兵,护从西征。移刺楚才阻止说:“释家有高行的人,必然坚守不杀生的戒律,信奉慈忍之行,所以有杀身不证鹅珠,宁死不拔生草的。对于法王的法令,拳拳奉行,虽死不犯,用他们当兵,怎么会合适呢?其中那些不守佛法戒律的,必然是没有德行的僧人,在佛那里违背佛言,在这里又哪能忠实于王事,所以都不可让他们随从大军。”元世祖听从了他的话。大夫萧守中说:“僧人既不征兵又不服役,不劳而食,耗国累民,就是这些人,请除灭他们。”楚材说:“人生在天地间,在未生之前万事都已预定,所以人力不能加损予夺在既生之后。世上就有辛苦而饥饿的,就有安逸而饱足的,寿命长短,苦乐穷富,各种情况不能一致,虽然有孔明之智,项羽之勇,颜回之贤,孔子之圣,也不能改变丝毫。哪里是沙门就能让人民受穷,耗损我们的国家呢?所以万物都有天命,天给予则生,天夺取就死。沙门也是天地间的一物,他也是天生地养的。天还宽容他,你却偏不容,也实在太狭隘了。”萧守中说:“僧人自己不从事生产,从人民那里乞食,民给他就饱,不给他就饥饿,好象母亲哺养幼子。你现在竟说是天养,不是很荒谬吗?”楚才说:“现在孩子咽喉有病,不能进食,母亲能让他吃奶吗?富贵人家,列鼎而食,一旦得病,粒米不进,这不是天命吗?农夫之家,早春耕植,盛夏耘锄,庄稼还没成熟,夜里行霜冻死庄稼,农民饥饿而死。所以丰收了农民没病,才能活下去,这就是天养。所以天对于万物,不分中国外国飞禽走兽,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活法,各自得到各自的生养,这就是天所以为天也。大君子应当处心象天才行。现在你以僧人为患而要消灭他们,恐怕天就要让你生病要你的命,你将怎么办呢!”